

经典印象·小说名作坊
CLASSIC IMPRESSION

纸牌老千

〔爱尔兰〕威廉·特雷弗 / 著 邹海仑 / 译

William Trevor

Cheating at Canasta

欧·亨利奖获奖作品

当代英语文学大师 爱尔兰的契诃夫
温情故事 简体中文版首次面世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经典印象·小说名作坊

CLASSIC IMPRESSION

纸牌老千

〔爱尔兰〕威廉·特雷弗 / 著 邹海仑 / 译

William Trevor

Cheating at Canasta

目录

裁缝的孩子 /	001
房间 /	023
爱尔兰男人 /	040
纸牌老千 /	058
虚张声势 /	071
一个下午 /	086
奥利弗山庄 /	105
完美关系 /	124
孩子们 /	144
老相好 /	167
信仰 /	186
感应性精神病 /	206

裁缝的孩子

卡哈尔把 WD-40^① 喷到扳手拧不动的唯一那个螺栓上。别的所有螺栓都轻而易举地拧出来了，只有这个锈住了，排气装置就在它的下方。他曾试图用锤子把螺栓敲出来，用各种法子扳那个排气装置，希望某些东西会松动松动，但是什么都纹丝不动。五点半了，他告诉赫斯林，这辆该死的汽车修不好了。

汽车修理厂的灯总开着，因为，后墙上的一整排窗户前摆放着一溜架子。一些废弃的小轿车因为零件有用而留着，一些轿车和摩托车等着出让，还有几个能够移动的千斤顶，占据着那间小小的木板办公室两边的空间。这间办公室也在修理厂的后边。那儿有几个工具架，沿着后墙有几个带台钳的工作台，还有几排崭新的和翻新的轮胎，外加几桶油脂和机油。修理厂的中央有两个地坑，在其中一个地坑里，卡哈尔的父亲正在安装离合器。收音机开着，正在介绍如何在鱼缸里养鱼。“你把那家伙关掉行不行？”卡哈尔的父亲从正在干活的那辆汽车下面喊道，卡哈尔寻找着波段，直到找到他父亲那个时代的音乐为止。

① 一种美国生产的万能除锈润滑剂。 ——译注

他是家里那么多丫头中唯一的小子，她们比他年长，都离开了这个小镇——三个到英格兰去了，另一个在高威^①的邓恩斯百货公司工作，还有一个嫁到内布拉斯加^②去了。汽车修理厂是卡哈尔熟悉的地方，因为从童年时代起他就在这儿陪伴父亲，并且随着年岁的增长，干一些交给他的零活儿。他父亲曾有过一个帮手，是一个和他们家沾亲带故的老头，卡哈尔最终取代了他的位置。

他又试着拧了拧那个螺栓，但是 WD-40 还没起作用。他是个精瘦的几乎骨瘦如柴的年轻人，黑头发，长脸上通常不见微笑。他穿着一件黄 T 恤衫，外面罩着油迹斑斑的连体工作服，这件本是绿色的工作服已被洗得发白。他今年十九岁。

“你好。”一个声音说道。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站在汽车修理厂大敞着的门口。

“你们好。”卡哈尔说道。

“你看有没有可能，先生，”那个男人问道，“你开车送我们去圣母那儿？”

“对不起，你在说什么？”卡哈尔的父亲从地坑里向上喊道，想知道谁在那儿。“你说的是哪个圣母？”卡哈尔问道。

那两个人互相看了看，没打算回答，这使卡哈尔以为他们是外国人，没有听懂他的话。一年前，一个德国人开着他那辆大众汽车进了汽车修理厂，引擎里有杂音。“我当时希望是发动机连杆头出了问题。”但是卡哈尔的父亲后来承认，其实只

① 高威，爱尔兰一城市。——译注

② 内布拉斯加，美国一州。——译注

这也许是本届世界杯上最精彩的比赛。但是为了五十欧元，也就不在乎它了。

“还有一件事，”他说道，“我得把排气装置安上去。”

他指了指那根管子和挂在赫斯林的那辆旧沃克斯豪尔汽车外面的消音器，他们都明白了。他打手势说他们应该在原地等一小会儿，并且摊平手掌，在空中做了一个推开的动作，表明他们不必理会来自地坑里的闹腾。他们俩都被逗笑了。当卡哈尔再次试着拧动那个螺栓的时候，它开始转动了。

当排气装置和消音器哐当一声掉到地上的时候，他做了个挑大拇指的手势。为了不让他父亲听见，他走近那两个西班牙人站着的地方，压低了嗓音说：“大概七点左右我可以带你们去。”他领着他们来到前院，做好安排，同时给墨菲斯黑啤酒专运卡车的油箱加满了油。

*

*

卡哈尔的父亲在驱车去恩尼斯^①的路上走了一英里之后，在种马场的入口处掉头，开车回了汽车修理厂。他很满意，给谢伊神甫安装的离合器调整得很到位。他把那辆汽车放在前院，准备让谢伊神甫来取车，并把钥匙挂在办公室里。赫斯林从法院回来，他正在写支票，因为卡哈尔修好了那个排气装置。等赫斯林走了，卡哈尔一边脱工作服，一边说，来修理厂的人想让他开车送他们去波尔蒂尔格。他们是西班牙人，卡哈尔又说了一遍，怕刚才说的话父亲没听见。

① 恩尼斯，爱尔兰克莱尔郡的一个乡镇。——译注

“他们去波尔蒂尔格干什么？”

“没事儿，就是要看看那尊圣像。”

“这些日子没人去看那尊圣像了。”

“他们就是要到那个地方去。”

“不过，你事先有没有告诉他们那东西是怎么回事？”

“当然告诉他们了。”

“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去那儿？”

“人们可以去那儿给圣母像拍照。”

十三年前，当时的主教和两个教区神父不再对波尔蒂尔格的路边圣母像顶礼膜拜。不管是曾造访过波尔蒂尔格十字路口的那三个男人，还是神父或修女，都不再觉得这尊圣母像有任何特殊之处；没有人曾亲眼目睹传说中的情景——当忏悔者恳求原谅自己犯下的罪过时，会有眼泪从那双凹陷的眼睛中流出来。这尊圣母像成了传教士和宗教出版物关注的对象，声称看到过这种现象的说法，被抨击为一种愚昧。后来，一个当时的助理牧师证实了两三个经常从那尊圣母像旁边经过的当地人注意到的东西——那双眼睛下面确实有些潮湿——无非是雨水积存在圣母像的眼窝里。于是这件事就此了结。那些曾经对并非亲眼所见的东西确信不移的人，那些以往没有注意到高悬在圣母像上方的树枝上的树叶是湿漉漉的人，感到自己的确像精神导师曾经预言过的那么愚蠢。几乎一夜之间，波尔蒂尔格的哭泣圣母又变成了它一向被描绘出来的形象。我们的路边夫人，有一度人们就这么称呼它。

“我从来没听说过人们给它照相的事儿。”卡哈尔的父亲摇着头，好像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他经常怀疑他，而且通常是有

道理的。

“前段时间，有个家伙在写一本书。他走遍了整个爱尔兰，寻找那些哭泣的圣母像。”

“那无非是波尔蒂尔格的雨水。”

“他已经把这写到书里了。那男人要把整个事情写下来，你怎么才能找到这块地方的所有圣像，其中有些很棒，有些却不怎么样。”

“你把那两个西班牙人送到波尔蒂尔格的那个地方了吗？”

“当然送到了。”

“你去把小莱希的摩托车里的汽油抽出来，咱们得把漏油的地方焊上。”

*

*

卡哈尔父亲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卡哈尔并没有把关于波尔蒂尔格圣母像的所有真相告诉那对西班牙情侣。他心里惦记着那五十欧元，他琢磨要是他自己说漏了嘴，说关于波尔蒂尔格的圣母像的种种传说根本是无稽之谈，那他实在是个傻瓜。他们在和都柏林酒馆的一个男人聊天时听说，这尊圣母像被称作我们的眼泪夫人、我们的路边夫人以及波尔蒂尔格的圣母。他们不得不重复了两遍，卡哈尔才听清楚，他认为他最终弄明白他们所说的意思了。把这段旅程拉长个四五英里不是什么难事儿，而且如果他们被在都柏林听到的那些名字误导了，那也和他无关。在七点过五分的时候，他已经喝完了茶并看了一会儿电视，他开车驶进了梅西旅馆的院子。他等在那儿，正像他先头说好的那样。而他们几乎马上露面了。

他们在后座上紧紧挨在一起。在重新发动引擎之前，卡哈尔告诉他们车费是多少，他们说没问题。他驱车穿过小镇，这个时候的小镇还是像往常一样安静。有些店铺仍开着——报亭和烟草店，甜食店和小杂货店，昆兰超市，各式各样的酒馆——还会营业几个小时，但是这条街上笼罩着一种宁静。

“你们在度假吗？”卡哈尔问道。

他无法从他们的答话中得到很多信息。他们俩都在说话，一边互相纠正着。在多次重复之后，他们似乎是要告诉他他们就要结婚了。

“好呀，那可太棒了。”他说道。

他转到洛耶路上。车后座的人说着西班牙语。收音机关着，或者他本应该把它打开，让它做个伴儿。这是一辆黑色的福特科蒂纳，里程表表明它已经行驶了十八万英里；他父亲已将它大修了一番。他们一直使用这辆车，直到贴在车上的纳税证过期，才将它闲置着作为备用车。卡哈尔想，万一他们认为他无话可说，就和他们聊汽车的事。但是他知道那也不容易。基督教兄弟会的人已经给他贴上了不善言谈的标签。他自己因此也确信不疑，有时候他担心这会让别人以为他不够聪明。无论什么时候，卡哈尔都试图通过发表议论来掩盖真相。

“你们在这儿待了很长时间吧？”他问道。那个姑娘说，他们在都柏林已经待了两天。他说他自己到都柏林去过几次。他说从现在开始要走山路了，直到他们到达波尔蒂尔格为止。这儿景色很美，那个姑娘说。

在两棵枯树那儿，他开上了岔道，虽然走直路也能够带他们到那儿，但是这么走，路更长一些，而且路上布满了坑坑洼

注。对走山路来说，这是辆好车，那个男人说道。卡哈尔说这是辆福特车，很高兴他懂得车。多和他们聊聊，自然而然就能明白他们的意思，卡哈尔认为。

“用西班牙语怎么说？”他回头问道，“一尊雕像？”

“Estatua^①，”他们俩异口同声地说，“Estatua。”

“Estatua。”卡哈尔重复了一遍，一边换挡向洛耶的那座小山开去。

那个姑娘为他鼓掌，他能够在后视镜里看到她的微笑。上帝呀，一个这样的女人，他想到。给我一个这样的女人吧，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他想象着他单独和她在这辆汽车里的情景，那个男人没在那儿，他没和她一起来爱尔兰，他根本不存在。

“你听说过阿维拉的圣特雷萨么？你在爱尔兰听说过她的事吗？”在后视镜里，她的嘴唇张张合合，牙齿闪闪发亮，她的舌尖在那儿停留了片刻。她的问话就像任何一个爱尔兰人说的那么清楚。

“当然听说过。”他说道，其实他把阿维拉的圣特雷萨和那个为人谦卑、因为做微不足道的事而闻名的圣特雷萨搞混了。“她很伟大，”卡哈尔对她赞不绝口，“伟大极了。”

令他失望的是，他们又说起了西班牙语。他正和明妮·芬内利交往，但是毫无疑问，这个女人更优秀。这两个女人的脸挨在一起出现在他的脑海里，根本没有可比性。他驾车开过桥那边的一些村舍，那条路曲曲折折，车在这个地方转来转去。收音机里早先说要下雨，但是丝毫没有要下雨的迹象，十月的

① 西班牙语：雕像。——译注

顶顶着，他们不得不等一会儿，于是他们站在他身旁的路上，但是显得并不在意。

当卡哈尔终于掉转车头开始踏上归程的时候，他对自己说道，还能看到下半场的大部分比赛。你从来不知道你如何被人晾在那儿，要晾多久，也不知道当别人到处闲逛时你得等多久。

“你们对她满意么？”他问他们，同时打开了前灯，这样那些坑坑洼洼就会现形。

他们用西班牙语回答，好像他们已经忘记了这样有什么不好。她又倒下来一点儿，他说道，但是他们没听明白。他们说起那个他们在都柏林酒馆里遇见的人。他们不断重复一些东西，一些急促而模糊不清的英语词汇，好像是关于结婚的。最后，在卡哈尔听来，似乎是这个酒馆里的男人告诉他们，当他们去波尔蒂尔格忏悔的时候就会得到婚姻的祝福。

“你们请他喝酒了吗？”他问道，但是这话他们俩都没听懂。

直到下了山，他们一辆汽车也没遇到，甚至连一辆自行车都没有看到。幸亏有这个轮胎，要是把他们整夜搁在山上，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拒绝付钱。他们不再聊天了；当他朝后视镜里看的时候，他们正在接吻，无非是昏暗中的模糊影子，彼此互相拥抱着。

就在这时，当他们刚刚驶过那几棵枯树之后，那个孩子跑了出来。她从那栋蓝色的小屋里跑出来，撞到了这辆汽车上。他以前就听说过这种事儿，在这条路上跑出来的一个孩子撞到了汽车上。这种事儿从来没有在他身上发生过，以往他经过的

时候，甚至从来没有看见过有小孩子，但是人们经常提到这件事。他感觉到砰的一声，就在车前灯照见墙边的白色衣服之后不过一秒钟，那孩子突然跑了出来。

卡哈尔没有停车。在他的后视镜里，那条路又陷入了黑暗之中。他看见有什么白色的东西躺在那儿，但是他对自己说那是他想象出来的。在这辆科蒂纳的后座上，那对男女继续相互拥抱着。

汗水已经沁出了卡哈尔双手的掌心，沁出了他的后背和前额。是她自己扑到了汽车的一侧，扑到了他的车门上。那栋小屋里的那个未婚女人是她母亲，在修理厂里他听别人说过好几回了。菲齐·吉尔让他看了他汽车挡泥板的损坏程度，并且说那孩子手里肯定有一块石头。但通常那儿没有什么损伤，而且没人提到对孩子本人造成的伤害。

路边的一栋栋平房表明他们到达了城镇，现在他们都高兴起来。那两个人又说起西班牙语来，他们问他，什么时候有去高威的公共汽车。这当中出现了一点儿误会，因为他以为他们问今天夜里的车，但是随后他明白他们问的是明天早晨的车。他告诉了他们。当他们在梅西旅馆的院子里付钱给他的时候，那个男人递给他一支铅笔和一个笔记本。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是他们做着手势向他解释，于是他写下了那班公共汽车的时间。他们在进旅馆之前和他握手告别。

*

*

这天凌晨，刚刚过了一点半，卡哈尔就醒了，再也无法入睡。他努力回忆那场足球赛他看到了什么，那些跑动，那些扑

救，亮了两次黄牌。但是，似乎有什么东西不对头，好像电视中的那些画面和那些零星的球赛评论来自梦中，但他知道那不是梦。在车库里，他已经察看了那辆汽车的侧面，没有发现有什么痕迹。他关掉车库的电灯，并且锁了车库的门。他看了在香农体育场的足球比赛，但是没有等到比赛结束，因为比赛不精彩，他失去了兴趣。他本该停车的；他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自己没有停车。他不记得他踩过刹车。他不知道他是否试图那样做，他不知道当时是否来不及踩刹车了。

有人看见那辆福特科蒂纳曾经出发开上洛耶路，然后开回来。他父亲知道他走的那条路经过那个未婚女人的小屋。那两个西班牙人在这家旅馆里，会说他们已经看见了那个圣母像。他们会在这家旅馆里说他们要到高威去。能在高威找到他们，并且盘问他们。

在黑暗中，卡哈尔试图把这件事清理出个头绪来。他们会听见砰的一声。他们不会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在接吻的时候听见了那声音。他们会记得当他们在梅西的院子里走出那辆汽车之前有多长时间。那并不是一件白色连衣裙，卡哈尔突然意识到：它拖到地上，对于一件连衣裙来说未免太长了，那更像是一件睡袍。

有几次他曾经看见过住在那儿的那个女人，当她来镇上买东西的时候，他们说她是一个裁缝，矮小消瘦，长着一双好奇的黑眼睛，在她的形容之间有一种扭曲的表情，使她不那么讨人喜欢。据说她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无人知晓孩子的父亲是谁——甚至连她本人都不知道，虽然这种说法没什么根据。还有一种说法，她从不提及孩子的出生。

卡哈尔躺在黑暗中，极力遏制想要回现场察看的冲动：步行到那栋蓝色小屋去，因为开车去是愚蠢的；去那条路上找找可能遗留下来的东西，他不知道会找到什么。他和明妮·芬内利经常在半夜起床，以便在她家后面的棚子里会面。他们躺在那儿的一堆网眼布上，悄声细语着，互相爱抚，那是他们在大白天里在任何地方都无法做的。在大白天里，他们最多就是躲在乡间的什么地方，在福特科蒂纳汽车里欢畅上半个小时。但他们能在那个棚子里度过半个夜晚。

他盘算着，如果步行到发生车祸的地方，要花多长时间。他想去；他想到那儿看见那条路上什么都没有，以便能够释然地闭上双眼。有时候在他和明妮·芬内利分手的时候黎明已经到来，他也想象着那场面，当他从乡间走回家的时候，天开始放亮，他感觉一切又都正常了。但很可能他将不会有这样的心情。

“总有一天那孩子会送命的。”他听见菲齐·吉尔说，另一个人说那个女人无法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据说那个孩子被单独留在家里，甚至一整夜，而那女人却在莱希的酒馆里自斟自酌，并且四处找男人做伴儿。

那个夜晚，卡哈尔再也无法入睡了。第二天一整个白天，他都在等待着有什么人会走进汽车修理厂，说发现了什么情况。但是没人来，第三天也没有人来，第四天也如此。现在，那两个西班牙人肯定也离开高威了，可能注意到这辆福特科蒂纳汽车的人，记忆也正在变得模糊不可靠。而卡哈尔估计，那些他认识的司机事实上都经历过同样的撞上孩子的意外，于是内心里对自己说，也许毕竟，他还是很幸运的。即使如此，他

还是得等很长一段时间才敢再次开车经过那栋小屋，如果他非要打那儿过的话。

这时候，有一件事改变了一切。一天晚上，他和明妮·芬内利坐在希伯咖啡馆里，明妮·芬内利说道：“你不要看，不过有一个人在盯着你。”

“谁？”

“你认识那个女裁缝么？”

他们点的薯条这时候刚刚上来。卡哈尔什么话也没说，但是他心里知道，或迟或早他将无法阻止自己向周围张望。他想要问，那个女人是否带着那个孩子。但是在这镇上，他以往只看见她独自一人，而且他知道那个孩子不会在那儿。如果她在，那将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个能让他得以解脱的机会，他想。那晚车祸的恐惧一直困扰着他，像洪水一样正在淹没他的意识，扼杀了所有的一切。

“上帝呀，那个人让我毛骨悚然！”明妮·芬内利低声嘟囔道，一边把醋泼洒在她的薯条上。

卡哈尔向周围张望了一下。他向那个女裁缝瞥了一眼，她孤零零地坐在那儿，他迅速收回了自己的目光。他依然能够感觉到她的眼睛盯着他的后背。她本来应该在莱希酒馆的，她坐着的那副样子说明她已经喝醉了。他们吃完了薯条，喝完了等餐时提供的咖啡，这时他问：她是否还在那儿。

“是的，她在那儿。你认识她么？她常来汽车修理厂么？”

“啊，不，她没有汽车。她从没来过。”

“我想最好现在回去，卡哈尔。”

他还不想走呢，那个女人还在那儿。但是如果他们等下

去，他们可能要在这儿待几个小时。他不想从她旁边经过，但是当他站起来打算付钱的时候，发现他们不得经过那儿。当他们从她身边经过时，她对明妮·芬内利而不是对他说：

“你愿意让我给你做结婚礼服么？”那个女裁缝主动说道，“在你需要它的时候你会想到我么？”

明妮·芬内利笑起来，说他们压根儿没准备做结婚礼服呢。

“卡哈尔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我，”那个女裁缝说道，“我说得不错吧，卡哈尔？”

“我还以为你不认识她呢。”明妮·芬内利说道，这时他们已经到了外面。

*

*

三天以后，杜尔根先生把他那辆战前的留利汽车开来，留在了汽车修理厂，因为手刹打滑。他约好时间，下午四点回来取车，并且在离开之前说道：“你们听说了裁缝小孩的事没有？”

他可不是那种把事情搞错的人。他总是过分讲究细节，长着细细的黑胡子，他的雷利跑车是他单身汉生活的骄傲，他说的话和他穿的衣服一样有条不紊。

“走失了，”他说，“警察正在调查这件事呢。”

这话是对卡哈尔父亲说的。卡哈尔在工作台上修理从吉布尼的面包车上拆下来的冷却系统，刚找到管子老化的地方。

“缺心眼儿，那孩子。”他父亲说道。

“说得不错。”

“你听到了什么传言?”

“反正她自己走丢了。他们在一些路段询问过往的行人是否见过她。”

卡哈尔听见了这番对话，自从那个女裁缝到希伯咖啡馆以来就没有离开过他的那种不安，又开始使他烦躁起来。他想知道警察问的是些什么问题；他想知道那个孩子是什么时候走丢的；虽然他一心想干好手头的活儿，但还是无法把任何东西安装到一起。

“那个女人本身是不是也挺缺心眼儿?”杜尔根先生走了以后，他父亲议论道，“说实在的，她什么时候尽过照料孩子的义务?”

卡哈尔什么话也没说。他尽力去想和明妮·芬内利结婚的事儿，虽然这事儿还没定下来呢，甚至他们自己的意见也还不一致呢。有片刻，她那丰满美好的形象在他的脑海里变得栩栩如生，她的胳膊和双手都肉鼓鼓的。他发现那非常吸引人，自从他最初注意到她以来，他总是有那种感觉。那时候，她还常去那些修女那儿呢。他不应该去想那个西班牙女郎，他不应该放纵自己。他本该告诉他们那尊圣母像一文不值，那个他们遇见的男人一直在瞎扯，完全是因为他们给他买的那些酒。

“你母亲曾让那女人给后屋的那些窗帘轧过边儿，”他父亲说道，“你还记得吗，小子?”

卡哈尔摇了摇头。

“啊哈，那时候你还不到五岁呢，也许还要小一点儿。那时候她刚开始做裁缝，她父亲还和她一起住在那个小屋子里。神甫们说给她工作因为她是个仁慈的人。老天爷啊，他们现在可